

“穿波鞋的愈來愈多，不過有些老客還是喜歡穿皮鞋。”

“這鞋檔也擦不了多久，我身體不好，做一天算一天啦！”

——擦鞋匠阿Sam最懷念中環遍布「紅衫仔」的歲月

擦鞋匠 中環獨特風景

「我哋對旅遊業都有貢獻嘍！」



擦鞋檔曾經是香港一片風景！曾幾何時，擦鞋匠不需牌照，誰都可以擦，中環一帶擦鞋檔成行成市，洋人扔下一張紅衫魚，抬起腳，擦鞋匠動手忙起來……

時光荏苒，2019年冬至前的一個細雨綿綿的中午，中環港鐵站D2出口，難得不見有汽油彈和催淚煙的日子，65歲的阿Sam望着記者的舊皮鞋，問：「擦鞋？」記者點點頭，詢問價錢：「擦一對鞋60蚊？」阿Sam連忙招呼道：「係呀，請坐請坐，唔使企！」唯恐走失生意。

大公報記者

湯嘉平(文)

攝影組、湯嘉平(圖)



▲擦鞋匠的工具箱，裏面有鞋油、鞋刷



▲擦鞋匠的腳托，供顧客放上腳享受擦鞋服務

鞋油傷身 世界難撈

像阿Sam這樣的擦鞋老鬼，看上去都是體形瘦削、髮色暗淡。阿Sam的擦鞋工具箱裏放着三盒鞋油，他說，這些謀生工具，若不科學使用，也是擺命工具。

鞋油中散發出刺激氣味的是硝基苯，是一種能損害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的化學毒物，長期吸入和接觸皮膚，容易引起內臟受損。阿Sam說，前陣子就有兩個同行患肺炎入醫院，早前更有一位同行因肺癌去世。為何不戴上口罩擦鞋？他說作用不大，反而當見到客人的鞋灰塵太多時，他才會戴一會。

阿Sam較常用到的鞋油包括法國Saphir和馬來西亞的Kiwi，他以專業角度分析，Saphir擦鞋效果會更好，更環保，當然價格會更高。不過，「是藥三分毒」，擦鞋匠的健康確實堪憂。



▲早已式微的擦鞋業，遇上持續的暴亂「趕客」，生意更難做

身為香港僅有的六個擦鞋匠中年紀最大的一位，廿六年來，阿Sam在這個小小鞋檔見慣人間百態，也見證了時代的變遷。「人哋當我哋係風景，日日有遊客來影相，我哋對旅遊業都有貢獻嘍！」

這是星期三的中環午飯時段，照理說應該是擦鞋匠最忙的時候，但從頭至尾兩小時，只有三個客人幫襯。阿Sam有的是時間，陪記者聊天。他個頭不高，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蒼老。「做這行風吹日曬，我算靚仔啦，你睇明哥，仲細過我，個樣似八十！」他拿身邊另一位師傅開玩笑，老友毫不介意。

問出身，阿Sam以私隱為由閃爍其辭，只輕輕吐出年輕時曾經風光過，有過挫折，最後做了擦鞋匠。他很樂觀，喜歡將「冇嘢嘅，唔得得人嘅」掛在嘴邊。他說一生中不如意事居多，但都過去了，靠自己一雙手，結婚成家生女，早年在元朗還買了樓，現在即使不做，靠綜援、靠女兒，也能生活，但他說，行得到、走得郁，點解要靠人？

「這一行沒有明天」

香港動亂半年多，本已式微的擦鞋檔，生意更難做。阿Sam怪現在的人不懂得珍惜，搞得七國咁亂。「啲學生上街，咪冇人行街囉！」他嘆說生意少了大半，近日街頭稍稍平靜，才多些客人。「這一行沒有明天」，言談間，阿Sam很懷念「紅衫仔」在中環出沒的年代。

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香港湧入大量穿皮鞋的達官貴人，出席社交活動之前，都愛將皮鞋擦得靚亮。於是乎，手藝精湛的擦鞋匠頗受青睞

，收入豐厚。除了中環，擦鞋匠的身影還在北角、尖沙咀等地出現。

阿Sam透露，當年港督的皮鞋也常常由傭人拿給他打理，不過，在數之不盡的顧客中，最讓他懷念的還是香港證券交易所的出市員，俗稱「紅衫仔」。現在電子化交易改變了證券的傳統交易方式，2017年隨着交易所大堂的關閉，「紅衫仔」退出了歷史舞台。

「現在的人沒有紅衫仔那樣講究了！穿波鞋的愈來愈多，不過有些老客還是喜歡穿皮鞋，他們贏了錢開心，扔一舊水也是常事。」阿Sam說道。

廿多年來，阿Sam見證了中環的變遷，歲月沉澱下來的，是他那即將失傳的擦鞋手藝。交談間，他擦着一位西裝客的鞋，對皮鞋細微破損處用油漆修補，偶爾與客寒暄幾句，又細心體貼地搬檯給與客同來的朋友歇坐。這份與客人之間的殷勤互動，早已是他生意的一部分。

愛北上嘆海底撈

擦鞋匠也要享樂，阿Sam最愛北上玩樂，說起北上，他後悔沒有在深圳置業。他說二十幾年前深圳的房價極低，「一層樓十幾萬蚊就買到！現在福田的樓價都快趕上香港了！」他早年在元朗買了四百多呎的私人樓，花了廿多萬。「這筆錢當年要是放在深圳買樓，

現在發達啦！」

現時阿Sam仍常常趁周末帶老伴和死黨到福田嘆海底撈，去東門吃麻辣火鍋。「上邊發展飛快，設施齊全，交通便捷，間中去喇下都幾好。」

和阿Sam一樣有牌照的擦鞋師傅，香港還有五個，其中有三個女師傅的攤檔就在不遠處的橫街中央，更加寬敞，但離港鐵口較遠，生意自然更差。阿Sam說，當初有九個持牌擦鞋匠，三位已過世。他直言做這行沒前途，叫家人不要繼承。

記者問這些擦鞋檔師傅為何不轉做店舖，偏偏留在街上風吹日曬？他們有的答已習慣打自家工，有的則嫌擦鞋店舖的水準差、太死板，他們喜愛路邊檔有人情味。

訪問結束，記者離開擦鞋檔，已是黃昏時分。下班的人們行色匆匆，無人佇足擦鞋。阿Sam也開始收拾攤檔，準備回家，擦鞋檔轉眼被一塊塊塑膠布遮掩。阿Sam感慨道：「這鞋檔也擦不了多久了，告訴你吧，我身體不好，做一天算一天啦！」

話你知

窮人代名詞？

「擦鞋仔」除了是一種職業，半世紀前坊間還有另一個意思，是窮人的代名詞。那些年窮人走投無路，就會找幾片廢板自釘一個四方「擦鞋箱」，買兩盒鞋油兩把粗毛刷，幾片破布塞在箱內，給家中小孩上街當擦鞋童，賺一角斗令（五仙）蠅頭小利，幫補家用。當年的電影亦多以此情此景反映窮家生活，很多童星都演過擦鞋仔。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起，香港經濟逐步起飛，西裝皮鞋客愈來愈多，有了市場，手藝精湛的「擦鞋仔」自然吃香，由於「賺到錢」，不但基層成年人趕入行，不少失學兒童亦拿起擦鞋箱到街頭搵食，擦鞋檔變成繁華鬧市一幅風景。時移易世，現今「擦鞋仔」又有另一意思，指人阿諛奉承、見風駛舵，事無大小也要奉承一番。

女擦鞋匠引入電子支付 增競爭力



▲珍姐介紹說擦鞋技術是繼承亡夫，她有信心將這份工作做得更好

身為女擦鞋匠，珍姐比其他人更珍惜這份工，因為得來不易。珍姐的擦鞋技術是繼承亡夫，她說有信心將這份工作做得更好。

路過戲院一帶，就會見到三位坐在路中央的婦人，她們每天都在這裏為客人服務。靠外位置的是擦鞋匠劉師傅遺孀珍姐，與另外兩位不同的是，珍姐總是滿臉笑容，這似乎是她招客的撒手鎚。

劉師傅2015年去世後，新來港的珍姐向食環署申請繼承牌照，署方特事特辦，破例批准。她說，事件經媒體報道後，並沒有為她帶來很多生意。珍姐擦鞋一次收40元，每天只有六至七個客，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等。

珍姐說，開始時技術不如別人，擦一對鞋要花10分鐘。她的檔位靠外，有利接觸客人，卻易招惹同行的不滿。生意難做，不過珍姐相信自己勤快一點、用心一點，即使不

敵那些男師傅，但至少也能維持生計。

為了方便內地客，珍姐的攤檔還放有其他同行沒有的微信二維碼，她用電子支付來提高市場競爭力，「職業、地位對我來講不重要，可以有份工做，減輕兒子壓力，一切都值得。」

“職業、地位對我來講不重要，可以有份工做，減輕兒子壓力，一切都值得。”

——女擦鞋匠珍姐深信勤快用心就可吸客